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戰國策校注卷五

詳校官編修_臣曹錫齡

編修_臣裴謙勛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_臣盧遂

謄錄監生_臣李世麟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校注卷五

宋 鮑彪 原注

元 吳師道補正

楚合之南郡江夏雲陵桂陽武陵長沙漢中汝南皆其分也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

宣王肅王子元年烈王七年莊王元年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告急於宋補曰請字宜在急下殷脫於此中立豈待

請宋許之子象楚人為楚謂宋補補曰姚王公剔成正曰

生此恆也與白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

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之未必利也齊戰勝楚

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干強楚也

言以助齊犯楚之怒補曰將法齊之

急言楚今結於宋齊後將常急言楚之攻齊未已齊戰勝楚勢必危宋言齊強必併宋

而令兩萬

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卽郢之難

趙成侯二十一年魏拔卽郢此十六年補曰大事記昭奚恤為相附宣王十五年謂此章

爭論乃明年事按史年表園卽郢在此年拔卽郢齊敗魏在次年

昭奚恤謂楚王曰王

元作里補曰姚本作王

不如無救趙而以強魏

使魏為強魏強其割趙

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敝也

兩國相持必俱敝景舍

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

也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

與如

魏共害必深矣

趙之害

何以兩敵也且魏令兵以割趙

補曰

一本以

趙見亡形而有楚之不救已也

言雖有楚而不見救正曰姚云

有劉作知愚按見有二

字恐舛上下文可證必與魏合而以謀楚故王不如

少出兵以為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

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敵而齊秦應

楚

應言乘此起兵耳非與楚合也

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

邲鄆拔

楚兵少故

楚取睢濊之間

後志梁國睢陽注征北記南進有睢陵梁國有濊陽

南臨濊水補曰大事記取濊陽作睢陽濊呼外鳥外反

江乙為魏使於楚

乙魏人時居魏後乃仕楚故其諧昭矣恤曰臣居魏知之正曰據居魏語

以為魏人未知果不

謂楚王曰臣入境聞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

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然則白公之

亂得無遂乎

遂猶成白公太子建子勝哀十六年建以讒奔鄭鄭殺之勝請伐鄭子西不從勝怒

殺子西誠如是臣等之罪免矣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

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

謂其專決

左右俱曰無有

言世無如之

如

出一口矣

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
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
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
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
而敢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
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地方五千里帶
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昭奚恤也其實畏

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補曰大事記江乙之言如此則昭奚恤為敵國

所畏可知一本標十二國史春秋後語食我作噉我又云人臣見畏者君威也君不用而威亡矣汪尹文子

有昭奚恤與彭城君

彭城屬楚知為楚人

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

問焉江乙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

補曰姚云一本

更有言其後三字

此謂慮賢也

慮猶疑也賢者言善已復言之將使王疑彼思慮之也正曰謂

使我疑慮賢者為疑詞以兩傾之也

江尹

乙也

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故為梁山陽君

山陽屬魏知為魏人正曰請封於楚

諫而山陽怨可以

為楚王曰諾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國不當封江

尹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

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

以山陽君故補曰疑即山陽君

楚王告昭子昭

子曰臣朝夕以事聽命

言其親近

而魏入吾君臣之間

以惡奚恤

之言

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

之是其為人也近苦矣

苦猶惡也此指江乙

夫苟不難為之外為

泄外謂魏也

豈忘為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

無幾日也

王曰寡

人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為有執而愛之

執言善守

其狗嘗溺井

溺去音正曰奴弔反

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

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即

鄆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臣居魏

知之故昭奚常惡臣之見王

此言即鄆事在乙居魏時故并即鄆之難於前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

爭則上安

分則不比爭則不周為揚惡張本

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

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

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

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終

已補曰姚云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人之

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彪謂兩聞之是也然必以

讒口之資耳補曰大事記曰乙之言術數家之論也下

比周上固危矣苟下皆分爭如齊之田闢唐之牛李上

亦豈能安乎愚按此與前章言州侯云云意同

江乙說於安陵君名壇失其姓楚之幸臣按魏記注召

者別一人也正曰按說苑作安陵纏藝文類聚同壇纏

義云鄢陵故城在許州鄢陵縣西北李奇謂六國時為安陵按鄢陵召陵皆屬魏又按元和姓纂安陵小國後氏之安陵纏楚王曰君無咫尺之功元作地地骨肉之親妃則以為女子

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

服

撫物委物必下其手皆卑下意正曰撫猶偃也委曲也補曰衽衣衿也

何以也曰王過

舉

以元作而

正曰一本而已姚云已一作色按已色言以通色已字類恐當作而以色為文

色

以色見舉

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

色交者華落而愛渝

華英華渝變也

是以嬖色不敝席

嬖賤而幸者席

不及敝而愛弛

寵臣不避軒

避猶退軒曲輶藩車也車敝則退去今不及然補曰姚本作嬖女又

云不敝言不久之意避是敝字無疑真誥曰女寵不敝席男愛不盡輪或出于此

今君擅楚國

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柰

何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為殉

此乙辭補曰姚云奈何下曾有江乙曰字女如是

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

臣所為君道至今未効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

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間也於是楚王遊

於雲夢

澤名在南郡華容補曰楚辭集注雲夢澤名方八九百里跨江兩岸雲在江北今潛江監利景

陵等縣是也夢在江南今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是也夢音蒙亦作去聲

結馬千乘

補曰結連也四

馬曰

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

蜺虹也

兕虎嗥之聲

若雷霆

兕若牛而青補曰一角重千斤

有狂兕蹕

元作

狎車

集韻蹕音詳趨行也

若狎則羊耳補曰字書有狎字茲郎反又戕與狎通戕也

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

一發而殪

補曰宋王招魂青驪結駟今齊千乘懸火延起今玄顏烝云云與王趨夢今課後先君王

親發兮殪青兕文頗與此合

王抽旃旆

旃曲柄旗旆幢也補曰爾雅旆牛尾著竿頭

而抑

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

後誰與樂此矣

問安陵與誰

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

則編席

編次簡也言與王相次如之

出則陪乘

陪重乘也此言二人同車

大王萬

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蓐螻蟻

願為蓐以辟二物蓐陳草也補

曰姚云試錢劉曾又作式李善引同延叔堅論云為王先用填黃泉為王作蓐以御螻蟻藝文類聚引拭黃泉

驅螻蟻

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為安陵君

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彪謂此非

君子之言也安陵妾婦也江乙為之謀又其卑者安有君子而美此流哉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人請其宅以下其罪

有罪則宅

入官故可請卜測知之也客因請

元作謂下同

謂補曰姚本作為之謂又云錢作客因謂劉作客

因請之

補曰依姚本則此上訛一字此下缺一字

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

臣願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客

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

為以故與奚恤

故謂設事以探已意

客曰非用故也曰請

補曰姚云劉曾

作請

而不得有說色非故如何也

補曰如猶而

威王

宣王子元年顯王三十年壬午

蘇秦之楚三日

補曰一本標後語十
二國史皆作三年

乃得見乎王談卒

辭而行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達于

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

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

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正曰

一本標類要引
百乘書鈔作宣王

蘇秦為趙合從

此在連激儀入秦後當為七年
或在威七年

說楚威王

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

中巫郡

屬南郡補曰徐廣云黔中
今武陵巫郡南郡之西界

東有夏州

車箱云夏
口城上有

州曰夏州補曰左傳楚莊伐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

夏州即此正義云夏水口在荊州江陵縣一本標盧藏

用注後語云屈原離騷過

海陽

海之南耳非遼西郡也
正曰盧藏用云在廣陵

夏口而西浮蓋是山也

戰國策校注

八一

東今揚州海陵縣劉氏云楚之東境

南有洞庭

補曰洞庭在今巴陵

蒼梧

交州郡正正義云

蒼梧山在道州南按此乃楚粵窮遶處交州蒼梧則粵地也

北有汾陘之塞

陘召陵陘亭補

曰陘見秦策汾陘乃韓地此句有誤四字連郇陽讀亦不順史作陘塞是大事記亦謂即陘山也

郇陽

徐注今順陽屬汝南正曰正義云順陽故城在鄧州穰縣西索隱云郇音荀郇陽當汝南潁川之界當是新陽聲近字變爾汝南有新陽縣在新水之陽徐說蓋疎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

乘騎萬足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大王

之賢

補曰一本與大王

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

諸侯莫不西

元作南

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

秦臺在咸陽見楚記

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

補曰鄢郢見前

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患至

而後憂之則無及矣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委

社稷宗廟

言諸侯輕去其國以從楚正曰委置其宗廟社稷以託於楚

練士厲兵在

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

之妙音美人必克後宮矣趙代良馬橐駝

匈奴奇畜

必實於

外廐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
事人之名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
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讐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
秦此所謂養虎仇而奉讐者也夫為人臣而割其主之地
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
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
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

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

故敝邑趙王

肅侯

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楚王

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

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

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

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

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

旌析羽注竿首以精進士卒

而無

所終薄

薄泊同

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

社稷以從

傳有在說五國後彪謂五國之聽蘇子也華面而已非能深究橫從之利害也唯威王雅

有難秦之心念之熟矣異夫患諸國之不可合徒稱從命者也補曰大事記取

威王問於莫敖

楚官

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

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

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

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

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

脰項也

一瞑而萬世不視

瞑不視也謂死

不知所益

志於死耳不求利也

以

憂社稷者亦有

補補曰姚本有此字

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

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

言謂誰

莫敖子華對曰昔

令尹子文

鬬穀於菟

緇帛之衣以朝麻裘以處未明而立於

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

元作月

之積故彼廉

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

高

名諸梁

身獲於表簿

表野外簿林也言其初賤

而財於柱國

財材同柱國以

子高為材定白公之禍

見哀公十六年

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拊方

城之外

恢大也集韻拊覆取也言取地以大先君之封

四封不廉

封封城廉猶禮不廉言無

事故不察治正曰廉隅之廉謂四境完固不見廉隅也補曰一本四封不侵名不挫於諸侯

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

畛

畛井田間陌補曰周禮十夫有溝溝上有畛朱子曰溝間千畝畛為阡

故彼崇其爵豐

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

舉

定四年注楚地

兩軍

補補曰姚本有御字

之間夫卒交

千夫百夫之夫

莫敖大

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

一本子作予

楚國亡

之日

元作月補曰姚云月一作日

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

若猶

扑擊也正曰若發語辭扑魯卜反

若捫一人

捫持髮也

以與大心者也社稷

其庶幾乎

以是為可厲衆也

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

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

傳不書正曰左傳柏舉之戰楚大夫

史皇以其乘廣死司馬沈尹戌傷而死句卑到而累之司馬成即大心也葉公諸梁之父也王氏應麟謂鮑失

考

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

昭王

大夫悉

屬

屬連俱亡

百姓離散蔡冒勃蘇

定四年以為申包胥補曰蔡冒即蚡冒勃蘇包胥

近豈蚡冒之裔歟蔡符分反冒亡北反索隱云蚡古本作粉音憤亦符分反

曰吾被堅執銳

堅甲銳兵也

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

糧潛行上崢山

崢嶸之山

踰深溪蹶穿膝暴

蹶足下暴傷也

七日而

薄秦王

襄公

之朝雀立不轉

雀立踊也

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

水漿無入口瘡而殫悶

殫狂殫氣絕也我正曰詩瘡我注病也非癲狂之癲

旄不

知人

旄眊同無目也正曰旄眊耄字通並昏也

秦王聞而走之

走去音疾趨也

冠帶

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

蘇死更生也

秦王身

問之子孰誰也勞冒勃蘇對曰臣非異

言非它人

楚使

去音新

造

楚官正曰鮑見秦官有上造大良造遂為此謬說按字書造張留反引擊也山曲曰造此無義造音

戾字通又音列罪也當是此字新造造似言始

勞冒勃

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

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之元作不

補曰字起寡人間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

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

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出齊郡廣之姑山而大敗之

亦聞於遂浦楚地缺或吳夫遂也蓋聞一說在彼一在此補曰子滿左傳子滿云在稷與沂注楚

地當考夫遂見前秦策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楚冒勃蘇

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

百姓離散蒙穀楚將結鬪於宮唐之上結猶交宮唐豈高唐邪舍鬪

奔郢曰若有孤

時未知昭王存亡故意其子

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

入大官員雞次之典

楚國法也雞一作離是所以治離局者正曰姚本雞一作離是時典

守者皆離其局故負其典以逃

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

官失法百姓昏亂

補曰五官見齊策

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

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

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

血謂餘牲牢

豈患無君乎

補曰餘當作余

遂自棄於磨山之中

後志磨城子胥所造蓋以

此山名城也正曰高云漢注引歷山姚氏引李通傳論曰昔蒙穀負書不徇楚難注引策吳楚戰于柘舉蒙穀

奔入宮負離次之典浮江云云苟利社稷余
豈患無君乎遂棄於歷山也磨字說見秦策至今無冒

冒謂犯法正一本無位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

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莫

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約猶節馮

而能立馮依也式而能起式小低貌補曰軾車前橫木有

而後能起言以約食故無力也或疑士不當言細腰荀
子云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一本標墨子云楚靈

王好士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為節脇息而復帶淵牆而
後起尹文子韓非子皆言一國有飢色餓人今按墨子

三卷中無此文三卷者別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
本也古墨子篇數不止此

惡然而不避

補曰姚云一作就而

華

元作章

章

補曰當作華

聞之其君好

發者

發發矢

其臣決拾

車攻注決鉤曰詩注無此

拾

拾遂也遂發也補三字決以象骨為之

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拾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遂弦亦名遂

君王直不好若君

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

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

進賢人以輔之今大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為資

為已

資厚賦歛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臣播

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

王所愛者必不播割與大臣異趣故大臣退之亦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

聽羣臣之相惡也慎大臣父兄言不輕用之用民之所善節

身之嗜慾以與補補曰此下有缺文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

賢為主死易垂沙之事未詳兵畧訓楚兵殆於垂沙亦不注死者以千數

補曰為主死易止千數下句同如此則意明為主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

以千數至於無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主之察其

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賢臣之事其主也亦必無

妬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已廢貴且使已

賤故人難之

此策本次蘇秦之楚之上知蘇子秦也然不可先於之楚故次之此處謂此策人主

所當先務人臣之上節也蘇氏弟兄言之若此者二三策而已正曰蘇子未知果秦否序次無據進賢之說而出於蘇氏不過欲時君用已而發言是而意則非也

懷王

威王王子元年
顯王四十年癸巳

韓公仲相

衍韓公仲相四字章內初不涉韓也補曰此四字必錯簡

齊楚之交善秦

與魏遇且以善齊而絕齊乎楚楚

補

王使景鯉之秦鯉

與於秦魏之遇

於其遇時與焉秦策有其事在惠九年後懷王初也楚王怒景鯉

恐齊以楚遇

楚謂鯉

為有陰於秦魏也

恐齊以此謂楚有私於二國

且

罪景鯉為謂楚王曰臣賀鯉之與於遇也秦魏之遇也

將以合齊秦而絕齊於楚也今鯉與於遇齊無以信魏

之合已於秦而攻於楚也

將絕齊於楚而楚使與焉故齊疑之

齊又畏楚

之有陰於秦魏也必重楚故鯉之與於遇王之大資也

今鯉不與於遇魏之絕齊於楚信明矣齊

衍楚字

楚

補曰疑衍

信之必輕王故王不如無罪景鯉以視齊於有秦魏

視示

同示齊以楚有二國

齊必重楚而且疑秦魏於齊

疑楚使

王曰諾

因不罪而益其列

列位次也下衍王曰向也止孰便也凡九十字元在韓策

王曰鄉

也子曰天下無道今也子曰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

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

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鬪兵於

燕則豈楚之任也哉且非楚之任而楚為之是敝楚也

強楚敝楚其於王孰便也

正曰姚本凡九十七字在韓策自為一章乃楚策虞卿謂

春申之文脫簡誤衍畧有不同鮑於韓策既刪去全不見其文而於此復不明言在楚策后章補曰與魏之與

為有之為如字

楚王逐張儀於魏

使魏逐之儀初相魏時此七年

陳軫曰王何逐張子

曰為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為臣不信王勿與為

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

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令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

城下之事也

此言魏恥之相十三年主城下之盟諸侯所恥正曰十二年

五國約以伐

衍齊字

齊

補曰字疑誤

秦

秦惠後七年趙韓魏燕齊共攻秦此十一年正

曰五國伐秦可考策併言齊不可考懷王為從長率五國伐秦之明年齊敗魏趙于觀津即策所謂齊反趙魏

者昭陽謂楚王曰五國已破秦必南圖

圖

楚

正曰

王曰

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也

言可為楚之助

好利而惡難好利

可營也

營猶求可使求我

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以利其心必

營我悉兵以臨之其心必懼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

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楚王曰善乃命

大公事

楚人正曰無考一本大作太

之韓見公仲曰夫牛闌之事

未詳

馬陵之難

魏三十年齊破魏馬陵正曰注缺惠王字

親主之所見也

主謂公仲此言

齊強不可使益強補曰親字疑當在見字上一本主作王

王苟無以五國用兵請効

列城五請悉楚國之衆

衍也

也以圖

元作

當

補曰字訛當作圖上

有圖於齊此下著書者云齊人反趙魏之後而楚果弗與地則

五國之事困也

五國伐秦魏欲和

補曰大事記此六國既敗求和於秦之事也

使惠施魏相之

楚楚將入之秦

納施於秦

而使行和杜赫謂昭陽曰凡為伐

秦者楚也

據此則楚時與伐罪燕也正曰凡為伐秦者楚也指為從長而言餘說見秦策義渠君章

今施以魏來而公入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

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請聽秦

以和請於秦而聽其命補曰姚

云劉作德秦

昭子曰善因謂惠施曰凡為攻秦者魏也今子

從楚為和楚得

元作將

將

補曰當作得大事記改

其利魏受其怨子

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惠子反魏王

哀正曰襄

不說杜赫謂

昭陽曰魏為子先戰折兵之半

補曰折閼之折減損也食列反

謂病不

聽請和不得魏折而入齊秦

此折猶屈

子何以救之

折救其東

有越累

元作累此言越有傷楚之心越近楚故

累

正曰此書

北無晉而交

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

赫此言蓋兩忠楚魏

正曰赫陳楚陰請秦

之謀以誑魏今恐魏之折入秦而復為是說非有忠魏之心也

昭子曰善因令人請和

於魏

補曰為子之為去聲

秦招楚而伐齊冷向

補曰冷平聲
冷倫氏之後

謂陳軫曰秦王

惠

必

外向

言合他國
不一於楚

楚之齊者

與齊
善者

知西不合於秦必且務

以楚合於齊齊楚合燕趙不敢不聽齊以四國敵秦是

齊不窮也

兵力
不屈

向曰秦王誠必欲伐齊乎不如先收於

楚之齊者楚之齊者先務以楚合於齊則楚必即秦矣

秦能收楚之善齊者則其初

雖欲合齊楚今必背齊合秦

符晉
字

以強秦而有

燕趙不敢不聽是齊孤矣向請為公說秦王

元在
韓策

張儀之楚貧

初至王
未之重

舍人怒而欲歸張儀曰子必以衣

冠之敝故欲歸待我為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

懷王

鄭襄

美人補曰袖襄同周紫芝楚辭說云鄭國之女多美而善舞楚懷王幸姬鄭袖當是善舞故名袖者

所以

貴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

前嘗欲逐之於魏正曰彼此前後不

可考疑此為初見楚王時事當在前

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

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

象

璣珠不圓者

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

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

黑言其髮正曰

墨別本作黛畫眉墨也

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楚王曰

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見

補補曰此之獨何為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

常有見字

褒間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

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

秣餉馬

鄭褒亦以金五百斤張

子辭楚王曰天下閉關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

王曰諾乃觴之中飲

補曰上林賦酒中樂酣注飲酒半醉半醒也中直衆反

再拜

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

便所安者

習所昵者補曰便習猶便嬖便此連反

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褒而觴之張

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

王曰子釋之

釋猶置

吾固以為天下莫若兩人也

儀自辱於楚相

未嘗至楚其至楚在復相秦之四歲此十六年正曰不可考補曰大事記引蘇氏云儀之所以求用者其術至此此所以言必信而功多也可不悲乎愚謂此正孟子所謂妾婦之道莊生所謂所治愈下則所得愈多者也策南后鄭襄為二人蘇氏止為鄭袖一人為子之為去聲

楚懷王拘張儀

以其欺楚以商於故

將欲殺之靳尚

楚人

為儀謂楚

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矣

又謂王之幸夫人鄭裒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鄭裒

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惠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

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中佳衍說字正

曰一無麗好翫人之可好可翫者書曰翫人喪德習音者以惟從之習音所謂

惟也以從愛女正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為湯

沐邑以邑為女湯沐之具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絕句秦女

資強秦以為重挾寶地以為資勢必補補曰此下疑有缺字為王

妻以臨于楚王惑於虞樂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忘子子

益賤而日䟽矣鄭裒曰願委之於公為之奈何曰子何

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必不來

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以為

用子之子孫必為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利在鄭

裒遽說楚王出張子此十八年補曰史楚願得張儀而

請行曰臣善靳尚尚得事鄭裒裒所言

皆從遂使楚儀固已料是謀之必中矣

楚王將出張子正曰姚本自為恐其敗已也補曰姚云

一章今從之靳尚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楚小

臣靳尚之仇也謂張旄

魏之用事者

曰以張儀之智而有秦

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殺之

微不顯也

使若儀殺之

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

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楚

補正曰攝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旄果大重

彪謂張旄欲窮儀則

如殺儀斯已矣今不殺儀顧從說者殺尚以儀之智為足以免於死也補曰大事記靳尚之出張儀欲以求福

也反以殺身事變之來亦安可逆料哉此可為小人之戒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儀至臣以為大王烹之

吁豈惟屈原雖庸人孰不謂然懷王聽靳尚鄭袖之言而出之既出之又恐其欺已而使尚隨之不悟其誑尚

之見殺則雖怒而終不能誅儀也杜忠言惑邪說玩弄於儀掌握之上召寇勦師喪國亡身死有餘責特以為秦人詐誘天下反從而憐之計其愚闇強懷六國之主無與輩也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在鄭和出儀後曰秦地半天下兵

敵四國四方之國被山帶河補曰姚及別本有以為固被寢四塞字史同此脫

喻其延虎賁之士百餘萬漢官儀虎賁戴鶡冠屬中郎將正曰牧誓注若虎賁獸言其猛

也周禮有虎賁氏非始漢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

安難樂死死難兵革之事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

卷常山之險收取之如卷席之易無遺也恒山屬趙之元氏此作常劉向避文帝諱也補曰正義

云常山在鎮州西正曰史記已作常漢時傳寫所改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

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

與羊不格明矣

格猶敵

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

為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

國敵倖交爭

倖齊等也

其勢不兩利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

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

上流之地補曰後語作上黨地

下河東取成臯

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

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羣弱而攻

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

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

與持久

持相持

夫從人者飾辯虛辭

飾緣飾非實也

高主之節行

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禍

秦伐楚之禍史作秦禍意同

無及為

已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

於汶山

居貧切屬蜀都蒲氏道即岷山故唐志茂州汶山注有岷山

循江而下至郢

三千餘里舫船載卒

舫平音併舟也正曰舫甫望切

一舫載五十人與

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

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

距本雞足故訓至楚記
晉伐楚楚為扞關以距

之儀傳注巴郡魚復有扞水關正曰徐廣云魚復有捍
水捍關史楚肅王四年蜀伐楚楚取茲方於是楚作扞關

拒之扞關驚則從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

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

北境之地
非幽州郡

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

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

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

史不三勝而亡之陳卒盡矣

陳猶故正曰陳古
陣字姚云曾作陣

有偏守

新城

一偏之戎
繕築之城

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

敝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為大

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

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

補曰攻大即下功字攻諸侯自當作攻不出甲

函谷關十五年此辯士夸詞非實史作攻齊趙按此前二年五年六年皆有攻趙之事而攻齊則無之若云不

攻齊則猶可通也陰謀一本無謀字

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

通侯執珪

徹侯漢諱武帝作通此亦劉向所易也正曰說見前

死者七十餘人遂

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

補曰諸本有此四字與秦鮑本無今依諸本增

戰於藍田又却

秦惠十三年取漢中又敗之藍田此十七年此處與上章所稱楚王皆後人追

書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制

耳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

一作危

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秦

其後計無過

元作開補曰姚云一本作關史同按諸本多作開或作大開不若關

下兵攻衛陽晉必關

義長局天下之勾上二邑必拒之則閉不通故楚可以此時

舉宋正曰索隱云以常山為天下脊則衛及陽晉當天

下勾其地是秦晉齊楚之交道也據之是關天下勾他

國不得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

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

從親堅者蘇秦封為武安君而相燕即陰與燕王謀破

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奔入齊齊王閱因受而相之

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按史秦事覺在其死後儀以此

明其以詐死耳補曰蘇秦為客所刺設計以取賊故夫

車裂而得賊今儀言如此蓋借事為說破從親也

以一詐偽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

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

也其勢當親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

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帚之妾

帚糞也以洒掃之役自居補曰

大事記其說諸侯皆曰事秦効萬家之都以為湯沐之
獨楚曰云云以楚取強故爾

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謂計無便於此

者故敝邑秦王

惠

使使臣獻書之從車下風

此書國書非此書將迎

之際必有風焉不敢當立故言下風

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

之上寡人年幼

言其為從時

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

以明制

秦王之制誥

寡人間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

雞駭之犀

抱朴子通天犀中有一白理如線置來其上以飼難見之驚故名駭難犀

夜光之

璧

鄒陽言魏文侯歸白圭夜光之璧

於秦王

傳在諸國之先補曰大事記六國連衡魏先聽儀說

事秦故楚赦儀之後所說止五國儀說楚王與秦和親
楚王既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欲許之屈平諫不聽卒
許儀遂說韓齊趙燕皆聽儀歸報未至惠王薨
而約亦解為秦兩為大之為去聲挑上聲

張儀相秦

復相

謂昭睢曰楚無郢都漢中有所更得乎

此皆楚之要地無此則危亡安能有他

曰無有曰無昭過陳軫有所更得

乎曰無所更得

二臣楚之良臣無此二臣不能復得良臣此儀為秦謀去楚謀臣也

張儀

曰為儀謂楚王遂昭過陳軫請復郢都漢中

秦惠十三年取漢中

故至是許復之郢都此時不書此策儀知楚王重地輕人故使睢言之二人逐則楚無良臣睢必得其處也

昭睢歸報楚王

睢益畔楚善儀者

楚王說之有人謂昭過曰甚

矣楚王不察於人者也韓求相工陳籍

周策陳作師求周使相之

而

周不聽魏求相綦毋恢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曰

補補曰姚云一

本有是列縣畜我也

待我如縣吏

今楚萬乘之強國也大王

天下之賢王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

待

元作行

行

補曰當是待字

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且儀

之所行有功名者秦也

欲立功名於秦

所欲貴富者魏也

取富貴於

魏欲為攻於魏

為魏伐人

必南伐楚故攻有道外絕其交

交謂

與國內逐其謀臣陳軫夏人也

夏中

習於三晉之事故逐

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楚之衆故亦逐之則楚衆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為王使齊交不絕補曰姚本疊齊儀間之其交不絕四字効鄙郢漢中必緩矣齊楚大國也儀惡其合今合而與之地則楚益勁儀必不為也昭睢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

楚王令昭睢之秦重張儀

說秦使重之

未至惠王死武王逐

張儀王因收昭睢以取齊

收捕繫之也睢善儀而齊惡儀秦既逐儀楚故捕繫睢以

外儀而合於齊補曰以收為捕繫則與收韓魏字義頗異恐有差誤

桓臧

楚人

為睢謂楚王

曰從元作橫橫親之不合也儀貴惠王為王所貴而善睢也今

惠王死武王立儀走公孫郝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

善韓二人固不善睢也必以秦合韓魏韓魏之重儀言昔

重儀有秦而睢以楚重之今儀困秦而睢收楚困謂見逐於秦

韓魏欲得秦必善二人者郝與二人者補三字補曰姚云一本復有二

人將收韓魏輕儀而伐楚以楚當重儀故方城必危王不如復

睢復其位而重儀於韓魏儀據楚勢挾魏重以與秦爭魏

不合秦絕句王亦不從不從秦補曰姚云王三則方城無

患

張儀逐惠施於魏

儀時隙秦相魏此十九年

惠子之楚楚王受之馮

郝

楚人

謂楚王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

與施相結

是

欺儀也臣為王弗取也惠子為儀來者

元作者來

者來而惡

王之交於張儀惠子必弗行也

此設辭也施以儀逐之而來必有惡儀之言使

施善儀為儀而來豈行此惡儀之言哉正曰謂逐惠施者張儀而王與施結約則是欺儀臣所以為王不取惠

施為儀逐來歸而使王與儀交惡施亦不必行此

且宋王

君

之賢惠子也天下

莫不聞也今之不善張儀也

今謂

天下莫不知也今為

事之故

今為楚國事

棄所貴於讎人

貴謂儀讎謂施不善儀也楚王嘗貴儀而今受

施是為儀之讎而棄儀也

臣以為大王輕矣且為事邪

誠有意為國事者

王

不如舉惠子而納之於宋而謂張儀曰請為子勿納也

今必德王

今謂儀補曰一本儀必德王

而惠子窮人而王奉之又必

德王此不失為儀之實而可以德惠子王曰善乃奉惠

子而納之宋

補曰以為之為如字

陳軫云

元作告

補曰恐當作去

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

哀正曰當

是惠王

曰軫猶善楚為求地甚力左夾

未謂陳軫曰儀善

於魏王魏王甚信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

儀之言為資

儀言已為楚囚以其言聞之楚

而得復楚

楚聞其為陳軫楚故復之

陳軫

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楚王喜欲復之

補曰魏策有同

魏王

袁正曰無考

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襄知王之

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之宮室

臥具擇其所善而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

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襄知寡人之說新人也

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

君也鄭裒知王以已為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

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為見王

為此惡鼻故
正曰為如字

則必揜子鼻

新人見王因揜其鼻王謂鄭裒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揜

其鼻何也鄭裒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裒曰其

似惡聞王之臭也

王益有
臭疾

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

不通新人之言補
曰雖惡之惡如字

楚王后死

自張儀拘時獨言鄭裒則后死久矣正曰無
據使真為懷王鄭裒必不待視珥所在矣

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昭魚曰王不

聽是智困而交絕立后也

新所立后補曰一本立作於

然則

說者不

不

買五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因請

立之

補曰不買上宜有何字說見齊策此等何足紀載

齊明說卓滑

疑即淖滑

以伐秦滑不聽也齊明謂卓滑曰明

之來也

蓋自秦來

為樗里疾卜交也明說楚大夫以伐秦皆

受明之說也唯公弗受也臣有辭以報樗里子矣卓滑

因重之

此明因敗為成之說也樗里滑之所欲交也滑不聽明明懼見輕為善於疾而言以此報疾故

滑重之

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皆楚人公不聞老

萊子楚有道之士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之堅也補曰姚云

一本齒下有齒二字六十而盡相靡也靡摩同研也今富摯能有材

而公重不相善也甚重猶是兩盡也補曰謂兩強俱斃若齒之相摩以就盡也

諺曰傳言曰諺見君之乘下之乘馬也在車則下見杖起之在坐則起補曰

下音戶起音去上聲今也王愛富摯而公不善也是不臣也鹿謂王之

所愛誠善人也正人也尊之敬之禮也如不善不正方當為王力排而亟去之今曰王愛之亦愛何義也此正

益以富摯能為足愛也夫能之不善不正亦多矣不可不察也補曰說苑常縱告老子曰舌之存也豈非以其

治之柔邪盡之亡也豈非以其剛邪孔叢子云老萊子謂子思曰子不見夫盡乎雖堅剛卒盡相摩舌柔順終以不敵按史記及漢志並云孔子與老子老萊子同時孔叢子所記舛也

秦伐宜陽

此二十一年

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朋

元作侈下同

侈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

免於危亡也公仲時守宜陽

為其

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

以韓朋侈之智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

廩屬補曰

黠慧也慧者保斂也

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已也因還走而冒人

蒙犯即人不趨網

至數獵者知其詐

補曰數音朔

偽舉網而進之

偽舉

網使其進而即縻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偽舉網人乃以網網之

而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朋侈之智於此困矣

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

此策亦可作韓侈以公仲實守宜陽

故作朋正曰說

見秦韓等策

四國伐楚

楚記二十八年秦齊韓魏共攻楚

楚令昭睢將以距秦楚

王欲擊秦昭睢不欲桓臧為昭睢謂楚王曰睢戰勝三

國惡楚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勁秦

堅其伐楚之心

秦王

昭

怒於戰不勝必悉起而擊楚是王與秦

相罷

音疲

而以利三國也戰不勝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

昭睢之兵令之示秦必戰秦王惡與楚相敵而令天下

利

補正曰令天下謂以相敵令於天下使知

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

秦見楚將必戰

必割地與楚和戰伐之害可息也收猶息正曰秦惡與楚相敵而不戰則楚可以少割地而收秦一本無害字

是秦楚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

城渾人出周

自周出正曰出周下連三人之文疑為人

二

元作三補曰二字恐有誤

三人偶行

偶耦同二人曰耦兩也此蓋一人先二人後

南游

於楚至於新城

莊六年注新城鄭新密今滎陽密也漢北海河南皆有此屬楚蓋河南密也正

曰僖作莊誤新城說見秦策下章言新城
城陽人陽人在汝州當是與此近者 城渾說其令曰

補曰周顯王十九年秦置令丞趙策受馮亭上黨亦
云千戶封縣令今楚亦有此稱變古者非特秦矣 鄭

魏者楚之與國集韻與弱也而秦楚之強敵也鄭魏之
補曰而充反

弱而楚以上梁應之此山陽濟陽故梁近楚故也正曰
故梁在汝州西南說見齊策此云

上梁非是宜陽之大也時秦已得之楚以弱新城圖元作圖之蒲

坂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此言百

不相知況于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
五伯里邪

上梁亦不知也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漢志

野言江南地廣云此皆遠哉故非所恃漢志言楚分野云江南平地故知其稽正曰策語難曉注強解尤甚

故衍楚楚王何不以新城為主郡也主猶守也為郡則士馬盛可以備秦

正曰大事記郡者縣之主故邊邑甚利之此渾言其欲謂之主郡人郡縣說見秦策

新城公楚縣尹大說乃為衍王字補曰具駟馬乘車五

百金之楚衍盡盡補曰臚也字城渾得之遂南交於楚

楚王果以新城為主郡城書作成補曰當作成從改文

韓公叔有齊魏得二國而太子有楚秦太子幾瑟也韓

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納以爭國補曰公叔主咎公仲幾瑟是也此二十九年

韓鄭申為楚使於韓矯以新城陽人秦記注南陽縣有陽人聚補曰正義

引括地志云陽人在汝州葉縣西予太子楚王怒將罪之對曰臣矯予

之以為國也臣為太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

得之得其國事齊魏必伐韓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

陽人之敢求太子不勝不勝公叔幸元作然然而不死今將倒

冠而至言其歸楚之疾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不罪也韓褒策語

同

楚杜赫說楚王以取趙王曰與補曰一本之五大夫楚官

而令私行陳軫謂楚王曰赫不能得趙五大夫不可收

也是

元作得補曰姚云得一作是

賞無功也得趙而王無加焉是無

善也

不賞其善如不有之

王不如以十乘行之杜赫怒而不行陳

軫謂王曰是不能得趙也

楚王問於范環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

以知之

補曰史楚懷王新與秦婚而懼秦間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云云環史作壻

王曰吾相甘茂可乎范環對曰不可王曰何也曰夫史

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知

姚元作如下同補曰姚云一作知下同

事君小不

知處室以苛廉聞於世

苛小節

甘茂事之順焉

言大不
失其意

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好譖甘茂事之取十官而

無罪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賢相也非楚

國之利也且王嘗用召

補

滑

補曰史
作召滑

於越

召滑見
甘茂傳

而納

句章

屬會稽

昧之難

昧唐昧楚將此二十八年
秦齊韓魏共攻楚殺昧

越亂故楚

南察瀨湖

察猶治也言楚有而治之南陽有厲音類正
曰察瀨湖史作塞厲門地皆未詳恐有誤字

塞勝而野江東

以江之東為野此言楚雖有唐昧
之難而能得越地以召滑亂之也

計王

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已用之於越

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為王鉅速忘矣

鉅大也正
曰鉅詎通

王若欲

置相於秦乎若公孫郝者可夫公孫郝之於秦王

昭親

也

補曰史
作向壽

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

言其

素真大王之相已

秦相而曰王之相蓋
秦相之必右楚也

王相之楚國之

大利也

甘茂傳有人地小異補曰上蔡史俱作下蔡末
云楚使使請秦相向壽茂竟不得入卒於魏

魏相翟強死為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

言危歛
相之

公

子勁也

秦

勁也相魏魏秦之交必善

勁秦人而魏相之
故正曰俱無考

秦魏之交完則楚輕矣故王不如與齊約相甘茂於魏

齊王

閔

好高人以名今為其行人

楚為齊請如其使者禮行人使過四方

請魏之相齊王必喜魏氏不聽交惡於齊齊魏之交惡

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樗里疾貿首之讎也

貿言欲易取其

首而魏秦之交必惡

疾相秦茂相魏故

又交重楚也

齊秦約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太子為質

此二十九年太

子橫昭睢謂景翠曰秦恐且因景鯉蘇厲而效地於楚公

出地以取齊

取猶收猶悅

鯉與厲且以收地取秦

收前所効者蓋二人

之辭曰楚出地取齊楚既弱矣何足與地秦收所効必說二人也正曰景鯉乃楚臣秦可因之以責地見楚弱

而勸秦收所公事必敗楚不得秦地景翠公不如令王

重賂景鯉蘇厲使入秦二人得楚賂不秦恐以齊楚必

不求地不收而合於楚若齊不求是公與約也兩國各

而止攻是約者復和也與如與國之與和好也言翠能

和兩國之約正曰戰國之時秦之割地希矣惟赧王十

七年割三城和齊韓魏一事爾懷王末年楚益以弱雖

合齊秦未必遽懼而割也効地於楚者今楚効地恐者

恐或如此之辭也景翠必與景鯉蘇厲不合者故雖言

翠既以地賂齊則秦恐或且因蘇厲景鯉而令楚効地

是翠出地取齊而二人收所出之地以取秦翠事豈不

敗乎今不如重賂二人使入秦為解則秦恐或必不求

地而與楚合齊見秦楚之合若不求地則是公能和好

結約也秦恐必不求地秦字疑當作齊謂重賂二人

入秦則齊知秦楚之和恐不敢求所賂之地若果不求是公能和好結約也說亦通

術視

秦人

伐楚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昭睢勝秦於重

丘

屬平原正曰恐非

蘇厲謂宛公昭鼠

鼠為宛尹

曰王欲昭睢之乘

秦

王楚王乘猶凌

必分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兵之分也必出

漢中

出兵伐此

請為公令辛

元作辛

辛

元作辛

辛

補曰當作辛

戎謂王

戎楚人貴於秦如私告楚王者

曰秦兵且出漢中則公之兵全矣

欲其

備秦故不

秦敗楚漢中

此三十年

秦伐楚取八城宜得漢中

楚王入秦秦王

昭

留之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校注

三

游騰為楚謂秦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

矣不與天下共攻之則失利矣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

楚王畏

畏秦

必不敢背盟背盟

補二字補曰宜復有背盟二字

王因與

三國攻之義也

彪謂此言亦可聽也而秦志在亂楚不為之動所以卒併天下後人守此

頃襄王

懷王子元年

報王十七年癸亥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

閔

而歸齊王隘之

隘猶阻未即許求地也補曰隘從阨音下同

予我東地五百

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

元作追

追

補曰退
字訛

而問傅傅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為身也愛地

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

致命

歸誠之言正曰送致命令
如項羽使人致命懷王

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

子太子歸即位為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

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為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

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

求反

求反國
而得

主墳墓復羣臣

復見

歸社稷也以東地五

百里許齊令使來求地為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

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
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
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
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為萬乘今去東
地五百里是去我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
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
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
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

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

補曰姚云魯本獨去王身止獨守二十七

字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

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

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

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

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

怫鬱也正曰怫音拂常與孟子

艸然之艸同義怒變色也

何謂也慎子曰臣請効其說而王且見其

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

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為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
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
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為大司馬
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
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典猶職主猶守且與死
生地有則生失地則死之率吾之士卒三十餘萬敝甲鈍兵願承
下塵凡人相趨則有塵戰亦有塵不敢與齊抗故言下也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
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

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

縮蹙也蓋東之

不然則願待戰

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

東地復全

彪謂此四臣皆國士也襄王無若人豈能反國慎子能無用之其最優乎方之晉五臣其

舅犯歟此書三書懷王薨而太子歸史記獨謂太子歸而王乃薨又謂王逃歸不達薨夫秦能劫留之豈不能衛之孟嘗之逃先以計免猶危不脫楚王何以能逃可疑也楚王亡死太子在外郢中必立王以絕秦望太子以齊之重歸義嗣也其誰敢干之於是王乃定齊策乃云忠王而走太子則是太子卒不得位亦非也蓋郢中

立王時蘇子以此策干田文而語人以九可文不之用
世猶載其語也正曰頃襄之辭於齊齊隘之以割地雖
不與非不信也齊使之來當直拒之昭常之不與是矣
然不知出地而較計於大小之間抑未矣子良之與而
復攻繆矣景鯉為之索救於秦夫不共戴天之讎王所
當絕尚忍乞哀而求援哉鯉罪特甚也慎子不知擇其
是非決以大義請皆用之則兼其失矣且秦之責齊曰
隘楚太子不仁奪東地不義斯言也出於讎國之口而
四人皆無一語及之尚何足稱乎餘說並見齊策
春秋戰國之時在他國而逃歸者多矣豈無衛之者邪
以此疑懷王之逃不可也補曰使
車使人之使如字為身之為去聲

女阿

未詳

謂蘇子曰秦栖楚王

懷王見劫客秦如栖

危太子者公也

今楚王歸

以此書及史考之王皆不歸今此謀度之言

太子南

自齊歸楚

為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謂太子曰蘇子知太子之怨已

也必且務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蘇子蘇子必且為太

子入矣

八言其歸之之深正曰使太子得入也

蘇子乃令人謂太子太子

復請於蘇子

詳此亦無走太子之事補曰疑此乃齊策蘇子說薛公章脫簡首女阿二字又他章

錯脫文說薛公策未久蘇子自解於薛公一節此為蘇子自解於太子也疑亦有差舛

長沙之難

長沙荊州國懷二十九年秦大破楚楚王恐使太子質齊楚蓋破於此

楚太子

橫為質於齊楚王死薛公歸太子橫因與韓魏之兵隨

而攻東國太子懼

本其初言之亦明此非新立王也

昭蓋曰不若令屈

署以新東國為和於齊

新字疑衍

以動秦秦恐齊之敗東國

上言齊興兵攻故地此恐其敗

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

遽令屈署以東國為和於齊

此即子良之策蓋與署也

秦王昭聞之

懼令芊

元作辛

辛

補曰當作芊

戎告楚曰毋與齊東國吾與子

出兵矣

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

射人之在

中者正曰韓非子注中射士官有上中下

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

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

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
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
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彪謂此射士乃不可不殺荆王
赦之以不能答之也於答是也
何有謁者曰可食非謂汝可食也藥之能不死者乎人
耳非能使刑者不死且人以獻王何與汝而問之是安
得無罪也正曰人獻藥於王奪而食之固不得為無罪
而罪不至於死者世豈有不死之藥哉明臣之欺王此
士之欲以悟王也其志則忠矣鮑謂不可不殺悖哉補
曰自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三神山而方士盛楚臣
有獻不死之藥者知當時此術蔓延浸淫不獨燕齊然
也屈平遠游之篇曰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
兮無為之先長生久視之方無以易此
惜乎楚王之不知也此策時亦無考

齊以淖齒之亂事

補補曰姚云一本添離字

秦其後秦欲取齊

與齊合

故使蘇洵之楚

洵固皆秦人

令任固之齊秦明謂楚王曰秦

王昭欲楚不若其欲齊之甚也其使洵來以示齊之有

楚

以有楚之親示齊

以資固於齊

為任固資

齊見楚

見其納洵

必受固是

楚

補補曰一本此有王字

之聽洵也適為固驅以合齊秦也

所謂資固

齊秦合非楚之利也且夫洵來

補曰一本此下有之辭二字

之辭必

非固之所以之齊之辭也

洵之辭必厚楚而薄齊固之辭必厚齊而薄楚

王不

如令人以洵之辭謾固於齊

慢欺也以洵薄齊之辭告齊則固言厚齊者非實齊

必以固為欺已齊秦必不合齊秦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

攻秦漢中可得也王即欲以秦攻補補曰一齊淮泗之

間亦可得也元在齊策正曰從舊可

莊辛楚人補曰元和姓纂莊辛楚莊王之後以諡為號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

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皆楚之寵幸臣也輦從謂輦出則二人從

之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

悖背道也正曰悖亂也言老而耄亂也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

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

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

淹亦留

莊辛去之

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

此二十一年白起拔鄢置南郢

襄王流揜於成

元作城

城陽

流謂走揜覆也謂自匿城陽屬汝南若城陽乃齊也補曰

史東北係於陳城當是指此城爾

於是使人發騶

騶車御也

徵莊辛於趙

徵謂

也召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

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

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

牢閉養之圖

未為遲也臣聞昔湯

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斷長續短猶

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

蟲一名六桑根也

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螽蟴而食之仰承甘露

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

將調飴

元作鈇

鈇

補曰鈇當作飴

膠絲

飴米藥所煎調以餌之又施膠於絲以擊之正曰顏

師古急就章注以藥消米取汁而煎之漢弱者為飴形怡怡然此謂調以膠絲也淮南子柳下惠見飴曰可以

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呂氏春秋仁人得飴以養疾侍老跖躋得飴以開閉取捷皆以黏也補曰一本標

膠或作繆言糾繆纏繞也

加已乎四仞之上

八尺仞

而下為螻蟻食也

補曰姚本此有夫蜻蛉其小者也七字

黃雀因是以俯嚼白粒

嚼啄也益以啄啄補

曰一本
喝作囑

仰栖茂樹鼓翅奮翼

翅強

自以為無患與人無

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

攝引將也

將加已乎

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

補曰一本標後語云以其頸為的的或為招

晝游乎

茂樹夕調乎酸醎

以為饑也

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

其小者也黃鸝因是

鸝鳴也正曰水鳥也

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

俯噉鱖

元作鱖

鯉

字書無

仰鬻陵衡

衡香草正曰周禮菱菱陵菱字通

凡將篇菱從遼今俗書作菱武陵記云四角三角曰菱兩角曰菱衡與菱並言即符接余水草也

奮其

六翮

翮羽

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

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落

元作算

算盧

字書無算字落與算聲近

集韻落可為鏃盧旅同黑弓也正曰下文磻即落此不當復有附號把中恐是此字形聲訛耳

治其矰

元作

繒

正曰繒通見繒黃圖

繳

繒戈射矢繳生繒補曰繳音灼也

將加已乎百

仞之上被監

元作

磬

無磬字集韻監利也磬以石着惟繳也正曰廣韻磬力甘反治

玉之

引微繳折清風而抃矣

以繫矢從高集韻抃下也如折然補曰磬補左補何

二反抃羽粉反徐按呂春秋與隕同

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

鼐鼎絕大者也

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

元作聖下同

聖侯之事

春秋及史無聖侯補曰聖

當作靈或者古通稱歟下同

因是以南游乎高陂

陂阪也正曰池也此引說文上一句

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

茹飲馬也故與吐反正曰姚云駁語飯茹溪之疏注云茹溪巫

山之食湘波之魚

湘水出零陵屬長沙

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

馳騁乎高蔡之中

即上蔡

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

方受命乎靈

元作宣

補曰宣當作靈

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

昭十一年楚子誘蔡侯般殺之于申經傳不書子發蓋使子發召之楚子靈王若宣王蔡滅八十年矣道應訓子發伐蔡宣王郊迎人間訓又言獲罪戚王者皆失考也蔡靈聖侯之事其小者也

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

君飯封祿之粟

所封之祿

而載方府之金

方四方金其所貢也

與之馳

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不知夫穰侯

方受命乎秦王

昭

填黽塞之內

填兵滿也江夏有郢即魏策郢隘之塞補曰策

本韓鮑改作魏故云然燕策亦有按左氏定四年左司馬成謂子常直棘冥軫注漢東隘道史春申傳秦踰郢

隘之塞而攻楚蘇秦傳塞郢阨正義云申州羅山縣本漢郢縣州有清平關蓋古郢縣之阨塞又云石城山楚

母家涉郢雲亦指此而正義誤以為河東太陽郢城初不與楚相涉何遽忘前說也大事記作鍾山縣按唐志

申州有鍾山羅山兩縣申州今信陽軍也而投已乎黽塞之

外襄王間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投

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鹿謂此策天下之善規也襄王雖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

故其季年保境善鄰差為無事此策為有力焉補曰與淮北云云句上有缺文新序曰身體悼栗曰謹受令乃封莊辛為成陵君而用計焉與舉淮北之地十二諸侯後語云而與謀秦復取淮北之地鄢陵新序作新安體大事記頃襄既失郢都復召莊辛問其言至於色變懷此其所以能稍復故地也復取江南十五邑在頃襄二十三年新序又載楚襄用莊辛計舉淮北之地十二諸侯益喪亂之後補敗扶傾之計皆出於辛特不能大有所為耳劉辰翁極詆辛小人謂何策之有皆失之

齊韓魏共攻燕

燕惠七年書韓魏楚共伐燕他不書則楚當是齊此二十七年正曰策有宋書

宋未滅時豈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

之景陽後至考烈六年猶為將史同補曰世家景陽救燕楚齊滅宋當頃襄十三年至考烈王六年凡三十

年猶相及唐裴行儉討突厥徙營事類此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壁軍

已植表

如華表以別所舍

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滅猶

沒也此欲用其教因已示神

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

出所營者水皆滅其表軍吏乃服於是遂不救燕而攻

魏雖立

雖雍同屬陳留

取之以與宋

宋時已為齊未曉

三國懼乃罷兵

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

和門晝以車騎暮以燭通使於魏

補曰姚本車作軍通作見

齊師恠

之以為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齊兵已去魏失其

與國無與共擊楚乃夜遁楚師乃還

元在燕策正曰以救燕故在燕補曰

雖及通使之使去聲

考烈王

襄王子元年報王五十三年已亥

唐睢

元作且從秦策

旦見春申君

黃歇楚相

曰齊人飾身脩行得為

益

益謂有祿位

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絕江河

言雖險不避

行十

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

大言其高義

而善君之業臣聞之賁

諸懷錐刃

孟賁專諸諸吳人刺王子慶忌者言二人不待盛兵而後稱勇

而天下為勇

補曰為當作謂

西施衣褐

褐粗衣補曰說文編采戰一曰粗衣詩國風孟子註褐寬博注並云毛布

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

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暴之所以為能

元作能為能

為者

補曰正義云搏頭有刻梟鳥形者

以散暴佐之也

散謂衆暴

夫一梟之

不如不勝五散

獨善不如衆智補曰當云一梟之不勝不如五散

亦明矣今君

何不為天下梟而令臣等為散乎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

皇覽今梁穀熟補曰史正義引括地志云宋州穀熟縣西南南

亳故城即湯都宋州北大蒙城為景亳湯所盟地所謂

北亳河東偃師為西亳帝營及湯所都盤庚亦徙都云

湯即位後都南亳後徙西亳

武王以鎬

元作鄩鄩正曰鎬通史復都屬京北豐鄩國語杜伯魁

王叔師郎一音罵堯反考魯桓十三年公會齊侯于郕

常山有邑志闕

上林郎今長安

縣昆明池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荀卿天下賢人

北高邑縣

也

補曰荀作孫
避宣帝諱也

君藉之以百里之補

勢時為蘭
陵令

臣竊以

為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

之趙

史言孫子春申君死而
貧困家蘭陵不言之趙

趙以為上卿客又說春申

君曰昔伊尹

補補曰
缺尹字

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

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

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

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為書謝曰癘人憐王

癘雖

惡疾猶愈於刼弑故反憐王補曰癘癰也劉辰此不恭

翁曰此韓非語孫不應用不知非正用孫語也

之語也雖然補曰一本此下有古無虛謬四字

不可不審察也此為刼

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

則大臣主斷國

專斷其國

私以禁誅於已也

祭其私則恐人誅已故主斷以

禁之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

楚王子圖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紱

王殺之因自立也

昭元年

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

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

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

而立其弟景公

襄二十五年

近代所見李允用趙餓主父於

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

擢引也

懸於其

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

補曰癰委勇切胞當披交切

上比

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

刳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

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

補曰賦曰以下寶珍即俛詩文小異

隋珠

隋侯見大蛇傷足而愈之蛇所寶所珍

不知佩兮襦衣與絲

禮后服襦衣謂畫袍

不知異兮問姝子奢

姝好也奢即子都美人也補曰荀子作問姝子

昭云梁王魏釐之美女楚辭注云奔或作都故以為鄭之美人

莫知媒兮嬖母求之

嬖母

醜婦也正曰醜婦人楚辭注云黃帝妻

又甚喜之兮以瞽為明以聵為聰

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

言舉世皆然正曰朱子謂

此言哀亂之極人懷私意乖異反易至於如此故呼天而問之曰何為而可使之同乎同則合乎天理之公是

非善惡皆當於理而天下治矣明天意悔禍則轉禍為福撥亂反正不難矣

詩曰上天甚神

無自療也

療病也言天理甚明如是者必有患禍處謂春申君之愚昏甚矣人惟不知賢故不能用

豈有知之以一人言去之又以一人言召之其持操安在也荀卿絕之宜哉卿書有與趙孝成王論兵而史不言之趙失之卿禮義人也使卿而在楚春申必無李園之禍此書蓋知之矣補曰按詩曰以下荀子無之二句乃苑柳之辭神詩作臨傳謂當從策也詩作焉本言人誰不欲朝事王而王甚神朝之無不自取病今借以言天之威神甚可畏不可不畏天而自取禍也朱子謂黃歇亂人卿乃以為託身行道之所則已誤矣愚謂卿雖非孟子比然以詩書禮義言治禁暴除害言兵要為異於戰國之士者此篇不載於其書賦即俛詩未章其言弑賢良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遠引楚園崔杼近述李兌漳虛劇切春申甚然首以法術知奸為言則亦出申商可謂惑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策獨載此而不及其他其人人可知矣史荀卿年五十始遊學於齊襄王時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卿三為祭酒劉向曰方齊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

尊寵之若鄢衍田駟淳于杞之屬號曰列大夫是時荀
卿年十五始遊學至襄王時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
之缺而卿三為祭酒為撰二書之文則襄王時三為祭
酒也大事記取史又書卿為列大夫祭酒在襄王五年
是也宋子采劉向而大稍異曰卿少遊學於齊歷威宣
至襄王三為稷下祭酒按史春申君死而卿家蘭陵春
申之死在考烈王二十五年齊王建之二十七年也上
歷襄王二十九年湣王宣王通五十九年乃及威王之
世自王建二十九年至宣王元年已為一百有五年卿
之不逮事威王明矣蓋向之言但為歷叙威宣之多士
其言猶先宣而後威不主為卿言也祭酒者古人飲食
必祭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後因以為官號駟衍為列
大夫之時卿年尚少其徒既死齊修其缺而卿與焉故
卿在襄王時最為老師而三處衆士之上也向之言視
史猶明宋子偶未之察耳史云五十始游學
向云十五史字倒置無疑宋子改之當矣

虞卿

史不書何所人

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

補曰此二字恐因下文衍於

安思危危則慮安今楚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

不早定也為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

公死而後王

補

不免殺之秦惠王封冉子

穰侯也宣太后弟子男

惠王死而後王奪之公孫鞅功臣也冉子親姻也然而

不免奪死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於齊邵公奭封於燕

為其遠王室矣今燕之罪大而趙怨深

趙自燕王喜以栗腹之謀伐趙

起燕四年至十二年無歲不戰十二年此二十一年正曰不可考補曰一本趙怨深

故君不如北

兵以德趙踐亂燕

踐奄之踐

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

補曰

此數語與秦策謂穰侯章趙策齊將攻宋章齊攻宋章皆相類

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

魏魏齊新怨楚

昭陽救燕之役正曰燕策齊韓魏共攻燕楚使景陽救之昭字景昭攻魏雍丘

以與宋云云時猶有宋去此時遠甚鮑指以為懷王二十七年此為考烈王二十一年就使果然則相去亦皆

遠策固云魏齊新怨楚豈得為彼時事哉

楚軍

元作君

君雖欲攻燕將道何哉

對曰請令魏王可

景閔王可言聽其道魏

君曰何如對曰臣請到

魏而使所以信之

為所可信者

迺謂魏王曰夫楚亦強大矣

天下無敵乃且攻燕魏王曰

補曰王曰以下脫簡誤衍在前章

鄉也子

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

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

鈞三斤

何也夫千鈞

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鬪兵於

燕則豈楚之任也哉

元作我補曰姚云我一作哉

非楚之任而楚為

之是敝楚也敝楚是強魏也其於王孰便也

補曰按史考烈王元

年封敬春申君賜淮北地後十五年以地遼齊言於王

以為即請封江東因城吳故墟大事記謂利吳之安富

也此策言楚王春秋高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則在未

封之前頃襄之時乎頃襄之三十四年趙嘗伐燕豈或

此時勸以踐燕定封亦欲其取地於它國如魏冉乎淮

北遼齊猶難之况燕地乎亦非計之便也然速楚徙封

卒旧於城吳之時皆
斯言有以啓之也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

聽之也

燕昭末年用蘇代說復約從此二十二年春申
遂為從長正曰此策時不可考以為春申合從

無明緣與

夫因詘為信

詘謂懷王劫死
正曰不專指此

奮患有成

奮難

以能

勇者義之攝禍為福

補曰攝
收也

裁少為多智者官之

官尊榮之稱正曰義之謂制
其宜也官之為主其事也

夫報報之反

報猶反也言
屈伸禍福相

反墨墨之化

墨然同化猶治也言治之其未著正曰報
報之反言反復相尋墨墨之化言變化無

形惟大君能之者言其轉旋變化之妙又非勇智者所
可及也新序晉平公謂師曠甚矣子之墨墨也曠曰天

下有五墨墨史商君傳殷紂墨墨以亡漢書
實嬰傳墨墨不得意皆同此字義或有異
唯大君能

之禍與福相貫貫猶通生與亡為鄰不偏於死偏猶專也死謂患難

不偏於生專於衛生如兩臂重於天下者不足以載大名正曰載承也

死不專一於求生者無所冠艾冠外兵艾已所懲創正曰冠猶賊害艾即刈不

遭賊害而懲創則不足不足以橫世橫言莫之敵夫秦捐德絕命

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噬口集韻噬聲也言聲說所利之事

利機正曰盪力暫反食貌利機者利其發動之機上千主心下牟百姓牟取也

公舉而私取利舉謂舉措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

丘山

補曰此主從而黜橫者之說然意多未詳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

趙人全晉舊姓正曰鮑見策云趙使故云爾無據

見楚春

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

未詳補曰荀子議兵篇臨

武君與卿議兵於趙孝成王前注楚將劉向稱卿至趙與孫臏議兵於孝成王前臏為齊宣王軍師世遠非是

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

可加曰異日者更羸

人姓名

與魏王處京臺之下

京高也正曰或

臺名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君引弓虛發而下鳥

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

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

此孽也

有隱痛於身猶孽正曰徐錯曰妾隸之子曰孽孽之言孽也女沒廢而有所生若木既伐而生

枿故於文子薛為孽孽者罪也按此則取廢而復生之義以譬傷弓之鳥乎

王曰先生何以

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

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

補曰一本未忘

聞弦者音烈

而高飛

烈猛也高飛欲避箭補曰姚及一本無者字烈作引其義為是者音之訛而衍也烈引之訛也

故瘡隕也

以瘡痛而墜

今臨武君嘗為秦孽

嘗敗於秦未詳

不可為

拒秦之將也

汧明

未詳

見春申君候問

補曰姚云問一作問

三月而後得見談卒

春申君大說之汧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

生大息矣

異於小休

汧明慙

元作慙

慙

補曰即慙

焉

字書無慙字慙踏驚貌正曰慙

不安貌踞踏之踞非慙

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

固陋也

不審君之聖

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汧明曰

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汧明曰不

然臣請為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

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

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為

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

著者書此語也正曰著其名字於賓客之籍

汗明

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

至言可服乘之時

服鹽

元作檻

補曰字訛當作鹽

車服在車前

而上太行蹄申膝折

申猶展皆用力故然尾湛

肘潰

湛沉同汗多故然肘當作肤與膚同亦汗出於膚如潰

濺汗

元作汗

灑地

之汗正曰下有汗字汗與汗對汁言其重者

白汗交流

白汗不緣暑而汗外也正曰白言其色

阪遷延

阪坡也遷延不進貌正曰姚本中阪

負棘而不能上

負所載也棘言步蹇正曰

負在背姚本作負轅是

伯樂遭之

補曰伯樂姓孫名陽秦穆公時人

下車攀而哭

之鮮紵衣以羃之

羃履也

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

天若出金石聲

補曰此聲字宜衍

者何也

問其聲何以然

彼見伯樂之

知已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

集韻部統也界也

掘穴窮巷

堀窟

也以窮巷為窟穴

沉湫鄙俗之日久矣

湫濁滯也

君獨無意湔拔僕

湔手浣也

使得為君高鳴屈於梁乎

聲已之屈梁南梁處謂世之懷材抱

德之士陸沉於時若此驥者不少而伯樂之不世有長鳴之無其時可不為之大哀邪故招延不可不博試用

不可不詳也補曰高鳴屈於梁疑明嘗困於梁者一本標云類要高鳴作長鳴李善注廣絕交論曰翦拂使

其長鳴
引策云

楚考烈王無子

補曰此時無子也右史云楚幽王悍卒同母弟猶立猶庶兄負芻之徒襲殺猶

而立負芻司馬貞云猶有庶兄負芻及昌平君劉向列女傳猶乃考烈王遺腹子春申君患之

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

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又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

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

後於所期日

還謁

自趙還入謁

春申君

問狀

狀事

對曰齊王遣使

詭言王建

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飲

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

乎曰可於是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

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
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
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即楚王更立

王後

彼亦各貴其所

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

王兄弟兄弟誠立

補曰兄上恐亦當有王字疊上文

禍且及身奈何以

保相印江東之封乎

補曰後語云江東十二縣之封湖州圖經有春申君封邑

今妾

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
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

王也楚國封盡可得

四封之內

孰與其臨不測之罪乎春申

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

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立為王后楚王貴

李園李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為王后子為太子恐

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

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

英

楚人正曰後語云觀人朱英注觀地在河北平原史觀津人朱英班志信都國觀津縣觀古玩反正義以

為魏州觀城縣觀音館者非是又謂春申君曰世有無

見韓策觀鞅章跑移在魏作魏鞅

妄之福

無妄言可必正曰朱子解易無妄云史作無望謂無所期望而有得焉者義亦通

又有

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王安不有無

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

年矣雖名為相國實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

旦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

謂攝也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

不不反政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

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國

言非將相

王之舅也不為兵將而

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主議

據言不移

議欲殺春申也

制斷君命

制斷矯也君楚王也

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

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

為即中君王崩

此章唯楚王更立楚王可曰楚王餘皆後人稱之正曰策中有當曰王當曰楚

王亦有西稱皆通者

李園先入臣請為君剗其胸殺之

補曰剗玉篇作剗尺

庸反刺也為君之為去聲

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

勿復言也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恐

乃亡去後十七日

衍楚字

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

士止於棘門之內

宮門以棘衛之

春申君後入止棘門園死士

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

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

子者遂立為楚幽王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毐

呂不

韋所進以說始皇母帝太后者也

亦為亂於秦

不韋傳毒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與后謀曰王

即薨以子為後補曰策於章末並叙嫪毐之事豈無意哉二國宗姓已滅絕呂政雖一天下世僅再傳與異楚

幽也趙與秦同姓王遷母倡族類不正亦以滅亡益倫紀瀆亂其不永也固宜抑諸國運盡祚窮乖戾併於一

時也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

彪謂春申君所以至於此銅寵而暗於事也使萬有

一如李氏女所陳者歸相印而老江東之封不已優乎
春申於楚非若商君之於惠文又如不可則杖策而去
扁舟五湖為世陶朱抑可矣春申不為此而計出於滅
宗蓋小人患失之禍勢必有此不可不戒也朱英之言
深矣然未聞道也春申之納女前日事耳英不以此時
匡之以大臣之義而以一卒自任雖多言亦何救於亂
哉正曰凡鮑氏責春申以歸老江東杖策扁舟之事在
未納女之前可也既納之後又入其乘間之言禍根已
牢異時縱欲歸印權策禍亦隨之豈有脫理邪其論朱
英以未聞道尤謬納女事秘人豈知之英之事歟又淺
觀其說而不聽可見責以匡正大臣之義豈其然乎補
曰越絕書記李園女弟環謂園王老無嗣可見我於春
申君圍難之又令求謁於春申才人言之遂得幸云云
烈王死幽王立環使園相春申後告園以吳封之三年
徵春申為令尹自使其子親為假君治十一年幽王徵
假君與春申併殺之二君治吳凡十四年姚氏全注其

文謂隋經籍志稱越絕為子夏作今雜記秦漢事出後人不暇盡信史記國策列女傳不載女環名乃見於此畫策始終謂皆出環尤為異也其言烈王死後春申事亦皆不合姑記以廣異聞云

史疾為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

方術也

曰治列子

圍寇之言

圍禦同

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為國乎曰

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圍盜乎曰可曰以正圍盜奈

何頃間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之何王曰謂

之鵲謂之鳥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

馬典令

皆楚官

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

而弗能禁也此烏不為烏鵲不為鵲也

元在韓策正曰為韓使楚故在

韓從舊可按此言循名任法有申韓之意而以為列國
冠所治何歟抑申韓原於道德本不異歟補曰為韓之
為去



十六章

正曰楚王將出張子章元與楚懷
王拘張儀章相連為一章今別為

戰國策校注卷五